

# 海公案 施公案

(清) 佚名◎著 夏佳宁◎编



中国公案小说的典范之作  
古代清官断案的精彩故事

清官断案，跌宕起伏；侠客正义，  
动魄惊心……在众多脍炙人口的公案故  
事中，「清官」和「侠客」这些如雷贯  
耳的人物形象都生动且光彩。他们的故  
事构成了一个精彩的舞台，彰显了当时  
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 海公案

# 施公案

(清) 佚名◎著 夏佳宁◎编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公案 / (清) 佚名著; 夏佳宁编. 施公案 / (清) 佚名著; 夏佳宁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8  
(国学典藏大系 / 陈晓东主编)

ISBN 978-7-5113-6258-2

I. ①海… ②施… II. ①佚… ②夏… III. ①侠义小说—小说集—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7838号

## 海公案 施公案

---

著 者: (清) 佚名

编 者: 夏佳宁

出版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听 雨

封面设计: 中英智业

文字编辑: 梦 瑶

美术编辑: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 × 1200mm 1/10 印张: 36 字数: 780千字

印 刷: 北京华平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258-2

定 价: 59.8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8866079 传 真: (010) 88877396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前言

在我国小说流派中，公案小说无疑是影响很大、流传甚广的一支。它主要写封建社会中的冤狱讼案故事，注重刻画秉公断案的清官形象。

公案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唐代《朝野僉载》《剧谈录》等笔记小说中的一些故事。到了宋代，公案小说已经略具规模、自成系统，南宋“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中，已有“公案”一科。宋元话本中的公案小说，内容上多是暴露封建统治阶级迫害下层人民的罪恶，谴责封建官吏的贪腐、昏聩。到了明代，由于长期受清官题材的小说、戏剧的影响，再加上下层人民对清明政治和廉洁官吏的向往和期盼，此时大量出现的公案小说在内容上就呈现出以歌颂清官的明察和廉洁为主的思想倾向。到了清代，这种带有浓厚的“清官情结”、为封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为清官人物树碑立传的作品更是成为公案小说的主旋律。

从乾隆、嘉庆开始则出现了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趋势，即所谓侠义公案小说。它集侠义和公案于一体，内容大都为一名清官大吏在众位豪侠之士的辅佐下审案折狱、除恶惩强。其思想倾向是“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其故事惊心动魄，情节跌宕起伏；其特点被鲁迅概括为“为市井细民写心”。侠客和清官的铲恶锄奸都深深地打上了普通百姓期待政治清明、期待超强正义力量心理的烙印，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心声。

总体来说，作为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公案小说虽然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为小说创作的“末流”，而不被重视，但是它仍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在参考前人成果以及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等要素的基础上，我们精心编排了这本小说合集。所选故事都影响较大、流传较广，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生动地塑造了铁面无私、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

本书分《海公案》和《施公案》两个部分。《海公案》以明朝知县海瑞为原型，由若干独立成篇的小故事组成，主题写惩治贪官豪绅、平反冤狱，塑造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施公案》首次融公案、侠义为一体，是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对后世这类小说的创作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主要叙述了施仕伦访狱断



案、为民伸冤，以及与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强盗凶寇斗争的故事。小说中成功塑造了黄天霸的侠客形象，十分有光彩，后来成为戏曲中长演不衰的舞台形象。小说中托梦显灵、神鬼鉴察等灵怪色彩较浓，其封建迷信思想不足取，但为保证作品的原汁原味，暂为保留。对此，读者在阅读时应去粗取精，客观辩证地看待。

本书还设置了注释，对文中难解字句进行注音、详解，力图扫除阅读障碍，使读者可以悠然地展卷而读，看清官如何神算断案，看侠士如何仗义行侠。

前

言

# 目 录

## 海公案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画获	〇〇二
第二回	张寡妇招婿酬恩	〇〇四
第三回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〇〇六
第四回	图谐鸳枕忽感居丧	〇〇九
第五回	严嵩相术媚君	〇一一
第六回	海瑞正言服盗	〇一三
第七回	奸人际会风云	〇一五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坷	〇一八
第九回	张老儿借财被骗	〇二〇
第十回	严家人见色生奸	〇二二
第十一回	张仇氏却媒致讼	〇二四
第十二回	徐指挥守法严刑	〇二七
第十三回	三部堂同心会审	〇二九
第十四回	大总裁私意污文	〇三一
第十五回	张贵妃卖履访恩	〇三四
第十六回	海刚峰穷途受救	〇三六
第十七回	索贿枉诛县令	〇三八
第十八回	抗权辱打旗牌	〇四〇
第十九回	赃国公畏贤起敬	〇四三
第二十回	圣天子闻奏擢迁	〇四五
第二十一回	海瑞竭宦囊辱相	〇四七
第二十二回	严嵩献甥女惑君	〇五〇
第二十三回	张志伯举荐庸才	〇五二
第二十四回	海主事奏陈劣迹	〇五四
第二十五回	青史笔而戮首	〇五六
第二十六回	红袍讽以复储	〇五八
第二十七回	贤皇后重庆承恩	〇六〇
第二十八回	奸相国青宫中计	〇六二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获罪	〇六五
第三十回	恩逢太子超生	〇六七
第三十一回	冯太监笞杖讨情	〇六九
第三十二回	邓郎中囹圄救饿	〇七一
第三十三回	赦宥脱囚简授县令	〇七四
第三十四回	访查赴任票捕土豪	〇七六
第三十五回	酬礼付谋窥恶径	〇七八
第三十六回	窃书失检受奸殃	〇八〇
第三十七回	机露陷牢冤尸求雪	〇八二
第三十八回	案成斩暴奉旨和番	〇八五
第三十九回	诈投递入寨探情形	〇八七
第四十回	计烧粮营逼赐敕玺	〇八九
第四十一回	设毒谋私恩市刺客	〇九一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药犯灭口供	〇九三
第四十三回	畏露奸邪奏离正直	〇九六
第四十四回	卖凶杀害被获依投	〇九八
第四十五回	催贡献折服安南	一〇〇
第四十六回	捏本章调巡湖广	一〇二
第四十七回	巡抚台独探虎穴	一〇四
第四十八回	黄堂守结连贼魁	一〇六
第四十九回	逃性命会司审案	一〇八
第五十回	登武当诚意烧头香	一一一
第五十一回	小严贼行计盗妾童	一一三
第五十二回	老国奸诬奏害皇叔	一一五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一一七
第五十四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一一九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一二一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阉面圣	一二四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一二六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一二八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一三〇
第六十回	臣忠士鯁万古同芳	一三三

施公案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	一三六
第二回	探消息知县看办会 请僧尼公差下说辞	一三九

第三回	公差请凶僧 守府助贤臣	一四一
第四回	水獭无知公堂告状 商人大意钱铺昧银	一四二
第五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	一四三
第六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	一四四
第七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	一四五
第八回	审决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申冤雪恨	一四六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判鬼	一四六
第十回	诱哄恶人吐实言 吩咐重刑审凶徒	一四八
第十一回	拿王婆结案 僧尼等念经	一四九
第十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僧尼行香游街	一五〇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开法 军民进衙看会	一五一
第十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两官再三定宁计	一五一
第十五回	众盗饮酒在高楼 二差定计倒扣门	一五二
第十六回	小和尚实诉 遭难妇有救	一五三
第十七回	状告泥土地 哑巴喊冤枉	一五四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哑巴着急难言	一五五
第十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尼姑隐匿人头	一五六
第二十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转拿人究问真情	一五七
第二十一回	判断异事相连 人命又套命案	一五七
第二十二回	贤臣判结案 行文斩众凶	一五八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断女子亲父收领	一五九
第二十四回	螃蟹鸣冤枉 飞签拿老虎	一六〇
第二十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判哑巴打手式	一六一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参透手式 巧判哑巴奇冤	一六二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问老者赖亲结案	一六二
第二十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差人访拿凶犯	一六四
第二十九回	戚胡子告妻 黑犬闯公堂	一六五
第三十回	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	一六七
第三十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栋梁巧遇拿“我”	一六八
第三十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王栋劝解粗心	一六八
第三十三回	义士保贤臣 私访关家堡	一六九
第三十四回	风吹檐前瓦 七人告土豪	一七〇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状 改姓又私访	一七一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豪奴识破贤臣	一七二
第三十七回	贤臣入虎穴 吊打问口话	一七三
第三十八回	回县审豪霸 举监闹公堂	一七五
第三十九回	严讯三片贼 细问受害情	一七六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书 差施忠上京	一七七





第四十一回	州文催办事	县尊瞧来文	一七九
第四十二回	施公审木柜	戚胡子弃妻	一八〇
第四十三回	书吏出柜外	施公回县衙	一八一
第四十四回	贤臣审竹床	判断告妻案	一八二
第四十五回	气恼黄杰士	智擒三水寇	一八三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辩服众	救孤寡回家	一八五
第四十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差二府追问奸夫	一八六
第四十八回	讲论古典服众	一验寒暑明冤	一八七
第四十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一八七
第五十回	遵古验寒暑	因节赐旌表	一八九
第五十一回	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	一九〇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施忠展翅擒贼	一九一
第五十三回	众寇得凶信	会议江都县	一九二
第五十四回	杀场斩众犯	骑马闹江都	一九三
第五十五回	州县官闻志	捉风审小鬼	一九四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硬驳众官礼物	一九五
第五十七回	传四邻问话	各人报姓名	一九七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蛮人心怀愤恨	一九八
第五十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判结人头公案	一九九
第六十回	判明妇人头	回复见州尊	二〇〇
第六十一回	皇恩诏贤臣	回京都引见	二〇一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商议告归林下	二〇三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乡宦饯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二〇四
第六十四回	恶虎庄遇寇	聚义厅报仇	二〇五
第六十五回	见驃夫驮轿心惊	越墙找寻施县主	二〇六
第六十六回	镖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	二〇七
第六十七回	好汉救贤臣	天霸叙旧言	二〇八
第六十八回	施忠见二嫂	火烧恶虎庄	二〇九
第六十九回	贤臣心下疑	侧耳细听音	二一〇
第七十回	顺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境	二一一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二一二
第七十二回	贤臣跪提督	陶公求贤臣	二一三
第七十三回	撞见陶提督	私放对子马	二一四
第七十四回	见书收礼物	面君奏国律	二一五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题本	恩赏一年俸	二一六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银	告当官灰心	二一七
第七十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陈蛮	二一八
第七十八回	当堂审张氏	张氏吐真情	二一九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讹诈 清官审断铜钱	二二〇
第八十回	淫妇忘八进衙 母女当堂对词	二二一
第八十一回	贪色借年貌 替娶亲得妻	二二二
第八十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男女进衙告状	二二三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实话 玉山道真情	二二四
第八十四回	翁婿当堂实诉 贤臣问得隐情	二二六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开中门迎接	二二七
第八十六回	凶僧抢少妇 锁拿李太岁	二二八
第八十七回	关太施英勇 倭刀破双拐	二二九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	二三〇
第八十九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	二三一
第九十回	访恶霸仓厂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	二三三
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众官员射箭赌钞	二三五
第九十二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索御史暗恼忠良	二三七
第九十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	二三八
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	二四〇
第九十五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潞龙	二四二
第九十六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	二四三
第九十七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	二四五
第九十八回	惧诏问妖僧谎奏 破邪术天师出班	二四七
第九十九回	张手雷法台驱邪 掷铁牌龙潭致雨	二四八
第一百回	王灵官拿妖缴令 番僧法坛现原形	二五〇
第一百零一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闭锁空房	二五二
第一百零二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种银苗遁迹归山	二五四
第一百零三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施大人复申牌示	二五六
第一百零四回	奏条陈仓上守法 施大人领命出巡	二五七
第一百零五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扮客商私访民情	二五九
第一百零六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恶霸行路逞威风	二六一
第一百零七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逢贼寇贤臣遇灾	二六三
第一百零八回	众盗寇嘲笑对句 关小西闻信惊心	二六四
第一百零九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三义庙义士发风	二六六
第一百一十回	施大人被绑明柱 关义士独闯贼巢	二六七
第一百一十一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施按院暗惊魂魄	二六九
第一百一十二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众绿林箭射施公	二七〇
第一百一十三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	二七二
第一百一十四回	贺义士随往山东 施钦差住宿济南	二七四
第一百一十五回	请天霸行路遇险 施贤臣住店逢贼	二七六
第一百一十六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张豹儿一旦遭擒	二七八



- 第一百一十七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施大人觅径求贤……………二七九
- 第一百一十八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新坟一祭旧恨方消……………二八一
- 第一百一十九回 朱蠢妇直言无隐 郑公差应变随机……………二八四
- 第一百二十回 传邻右曲直共证 听堂词泾渭皆分……………二八六
- 第一百二十一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金有义提审出监……………二八七
- 第一百二十二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千总报漕运米粮……………二八九
- 第一百二十三回 贺天保备兵擒寇 方小嘴设计抢粮……………二九一
- 第一百二十四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义士力迫于六……………二九二
- 第一百二十五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二九四
- 第一百二十六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二九六
- 第一百二十七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家口收监……………二九八
- 第一百二十八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王朝凤饮酒得差……………三〇〇
- 第一百二十九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探隐情偶遇佳人……………三〇一
- 第一百三十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韩道卿恶满遭擒……………三〇三
- 第一百三十一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黄庄头闻名添喜……………三〇五
- 第一百三十二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赛郑恩暗算忠良……………三〇七
- 第一百三十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黄天霸信义全交……………三〇九
- 第一百三十四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施大人诬捉恶霸……………三一—
- 第一百三十五回 关小西押送回衙 施大人候旨问罪……………三一三
- 第一百三十六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接皇宣审吴进孝……………三一四
- 第一百三十七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三一六
- 第一百三十八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赴市曹囚徒枭首……………三一八
- 第一百三十九回 贤臣遣小西请客 天霸寻王栋出城……………三二〇
- 第一百四十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三二—
- 第一百四十一回 主仆闲谈说梦境 贤臣改扮访民情……………三二三
- 第一百四十二回 酒肆闻霸道名姓 路遇得恶徒真情……………三二四
- 第一百四十三回 恶阎王诬请相面 施贤臣巧用说词……………三二六
- 第一百四十四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恶霸拷打施大人……………三二八
- 第一百四十五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三三〇
- 第一百四十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三三三
- 第一百四十七回 黄天霸踩访贼宅 恶家奴谋害贤臣……………三三五
- 第一百四十八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三三七
- 第一百四十九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奉差黄壮士追亡……………三三九
- 第一百五十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金大力巧遇英雄……………三四—
- 第一百五十一回 王栋解群围认友 李兴救家主勾人……………三四二
- 第一百五十二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棍 黄天霸镖伤六和尚……………三四五
- 第一百五十三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衙审案……………三四七
- 第一百五十四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三四八

海公案



## 第一回

## 海夫人和丸画荻

词曰：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贵显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几句鄙词，不过说人生世上，承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灵气，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灵，自当做一场刮目惊人的事业。虽不能流芳百世，中正纲常，使人志而不忘，以为君子，即不能与世争光亦当遗臭万年，此亦君子小人之两途也。然君子之流馨，事愈远而人心愈近；小人之遗臭，事虽近而人心欲远之，惟恐其稍近也。君子观之，能不悚然<sup>①</sup>而惧乎？吾于是有说。

却说前明正德间，粤省琼南有海璇者，字玉衡，世居琼之陆贤乡，离琼山县治不过数里。玉衡娶妻缪<sup>②</sup>氏，乃同县缪廩生之妹也。缪氏生于诗书之家，四德三从，是所稔悉<sup>③</sup>。自适海门以来，夫妻和顺，相敬如宾，真不愧梁鸿之配孟光也。玉衡屡试不中，遂无意功名，终日在家，诗书自娱，行善乐施而已。又过数年，玉衡已是四十三岁，膝下无儿。夫人缪氏，每以为忧，常劝丈夫立妾，以广子嗣。玉衡正色道：“吾与汝素行善事，况海氏祖宗皆读儒书，历行阴德，吾谅不至绝嗣，姑待之。”缪氏道：“相公之言，可谓不碍于理者。然妾今年四十，天癸将止，诞育之念已灰，不复望弄璋、弄瓦矣。故劝相公立妾者，乃是为海氏祖宗起见，相公何故不以为然？”玉衡笑道：“夫人所知者，情与理也。但今之世，人心浇薄，循理者少，悖理者多。但见人家妻妾满室，妒争纷然。何者？为丈夫者不无偏爱，本欲取乐而反增懊恼。吾不忍见之。使璇命果有子，夫人年尚壮健，岂不能育子耶？璇如合绝嗣，即使姬妾罗列，亦不过徒事酒色而已，何益之有？”夫人看见丈夫如此坚执，也不再说什么。此后夫妇更加相爱。玉衡历行善事，家虽不丰，而慷慨勇任。凡有亲友邻里稍可资助者，无不竭力为之。

于是又过三年，缪氏夫人年已四十三岁。一日，天忽大雨，雷电交加，阴云四起，暴雨奔腾。玉衡正在书房闲坐，忽见一物从空而下，恶貌狰狞，浑身毛片，金光夺目，奔向玉衡书案之下，倏忽<sup>④</sup>不见。玉衡知是怪异避劫，乃任其躲藏，反以身障翼书案。少顷，雷电之光直射入书房，向着玉衡身上射来。这也古怪，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灭。如是者约有半个时辰，那雷声渐渐退去，火光亦熄。玉衡不胜惊惶，随走开书案。此时天气复亮，雨止雷收，只见那怪兽从案下出来，向着玉衡作叩首之状。玉衡明知其故，乃叱之去。那物出了书房，不向外边，却往里面去了。玉衡诚恐夫人受惊，随即跟进，方至内堂，就不见了。心中好生疑惑，只是事属怪诞，隐而不言。

未及半月，夫人竟然癸水不至。初时尤以为年老当止，三五月间，不觉腹中隆然矣，此际方知缪氏怀孕。玉衡大喜，对缪氏道：“天庇善人，今日信否？”缪氏亦笑道：“此乃相公福德所至，妾借有赖矣。”玉衡道：“凡人好善，天必佑之。况夫人贞淑贤德，幽闲婉静，不才亦拳拳好善，感格上天，怜于海氏，特赐麟儿矣！”从此心中欢喜，更勇于为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不觉将近十月，胎期满足，早晚就要分娩。海公预早雇了乳母、稳婆，在家伺候。

一夜，海公方才合眼睡熟，忽见三人身穿青衣，手持金节，向前揖曰：“奉玉帝敕，赐汝

一子，汝其善视之。”旋有人拥一怪兽入。海公见其与前次避雷之兽无异，便问道：“既蒙玉帝赐子，怎么将这兽物带来？”持金节者笑道：“你哪里知道，此乃五指山之豸兽也。性直而喜啖<sup>⑤</sup>猛虎、卫弱鸟，在山修炼七百余年，数当遭劫，故彼曾避于君家书案之下。君乃善人，神鬼所钦，故雷火不敢近君，即回复玉旨。此兽因君得免其劫。然上天有制，凡羽毛苦修，性未驯善，不遭雷劫，即当过胎出世，先成人形，后归正果。今上帝怜汝行善有功，故特赐与汝为子。日后光大海氏门户者，乃此子也。”说毕，将那兽推到内堂去了。忽听得霹雳一声，玉衡吃了一惊，不觉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忽见丫环来报：“夫人产下一位小相公！”玉衡闻言大喜，正应梦中之事。急急来到房中，见婴儿已经断脐，包裹停当。玉衡持烛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心中大喜，口中不言。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调养，吩咐丫环们小心服侍。三朝洗儿，弥月请酒，自不必说。乃取名海瑞，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玉衡因有了儿子，万事俱足，遂飘然有世外之想，把“功名”二字置之度外。正是：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海公无事，以儿为乐，或到名山胜境去游玩，也觉优游。

时光易过，又是几年。海瑞已经七岁，虽在孩提之中，性至孝友，更兼资质聪明，耿直无私。每与邻儿共游，饮食之物，必要共同分食；若有多取者，瑞必骂<sup>⑥</sup>之。玉衡教他读书，过目辄能成诵。又过了三年，海瑞年已十岁，无书不读，诗词歌赋，靡有不通。是年玉衡一病身亡，海瑞哀痛欲绝，夫人亦痛哭不已。瑞痛父身亡，未能尽子道，意欲结庐于墓侧，少展孝思。夫人劝阻曰：“汝虽性至孝顺，但汝年纪幼稚，郊外无靖，倘有不测，吾何赖焉？此欲尽孝而反增不孝也。”瑞闻母谕遂止，在家守制。夫人便昼夜令他诵读，虽夏暑不辍。

未几服满，瑞年已十三。或有劝瑞应童子试者，瑞对曰：“吾年尚幼，经史未通，若出应试，必被人笑，徒费笔墨。不如闭门苦读，待我淹贯了，然后去也未为迟。”夫人闻瑞在外答友之言，私喜曰：“此儿不务矜浮，日后必有实学。”于是更加约束，母子二人，切磋俨如师弟一般。瑞性好菊，不喜趋承。尝有《品菊》诗云：

绕篱一二费平章，五色迷离满径香。晚节岂容分上下，蓬门毕竟育低昂。

范村谱订名多误，郟水空传种最良。欲向澹中寻更澹，鬓丝愁落满头霜。

《伴菊》诗云：

柴门重闭日悠悠，愿向闲花稳卧游。俗骨不堪同入梦，芳心曾许独深幽。

性情淡处常相对，靖冷香中过此秋。莫遣风仙借婢职，夜深墙角已低头。

夫人见其诗雅淡，知瑞他日晚节独坚，必为一代忠臣。常谓之曰：“你终日读书，不求闻达，究有何益哉？”瑞曰：“儿苦读书，非不欲进取，但念母亲年届喜惧，儿恐一旦成名，就要远离膝下，故此忍隐，不欲为母亲忧也。”夫人怒曰：“为人子者，不欲扬名显亲，岂欲吾死后你方进取耶？马鬣虽封，铭旌七尺，吾亦不得亲见也。”瑞闻母怒，跪而慰之，谢罪不迭，夫人怒始稍息。瑞从此益励诗书，以图进取。次年学院按临，瑞便出应试，果掇芹香。夫人喜曰：“你得一衿，吾死瞑目矣。”簪笑，同庠诸友劝同赴省，以夺秋魁。瑞每以母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行。及至其母听了瑞答友之言，遂勉之曰：“你每以我在家无人侍奉为辞，不欲相离左右。但功名大事，我尚强健，你可前去，不必理念。”瑞见母如此吩咐，不敢有违，遂打点行李，会齐诸友，望着海康而来。

到了雷州，舍舟登岸赶路。一夜，月明风轻，瑞在旅店里睡不着，偶步园中。时已三更向后，店中诸客俱已熟睡。仰望星斗满天，万籁俱寂。忽闻有人说道：“昨夜，前村张家攘鬼<sup>⑦</sup>，我们正好前去寻些饮食。偏偏又碰着这位海少保在此，土地爷好没来由，却派我们在此伺候，他老人家便安然坐着，好不教人忿气呢！”一人道：“你莫怨他。他乃是一方之主，你我都是受他管的，怎么不听使令？这是应该的，不必多说。恐怕这老儿听见了，又要责罚呢！”一人道：“怕什么？此老太不公，但是有得奉承他的，便由人去横行滋事；若是似我等穷鬼，他便专以此劳苦的来派着。”一人道：“你且说他怎的不公平呢？”那人道：“即此张家一事，就可见其不公矣。张家的女儿，昨因上墓拜扫，被这个王小三在路上撞见了，他欺人孤儿寡妇，遂就跟了回去作起祟来，他被他弄了饮食。那张寡妇好不惊慌，到此老儿处祷告，求他驱除。这

老儿初时甚怒，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庙，说什么要打、要罚他。后来王小三慌了，即忙应许了些金帛，这老儿便喜欢到极处，不但不责罚他，反至助纣为虐，任他肆扰呢！”一人道：“怪不得张家今夜大设饮食，他便安安稳稳地前去受领，却遣我们在此伺候这海少保呢。”一人道：“怪不得你说他。”海瑞听得明白，才知是鬼在此议论，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不觉咳嗽一声，倏而寂然。海瑞亦回房中安息。自思土地亦受鬼贿，心中大怒。

至天明起来，梳洗了，诸友便要起程。海瑞道：“且慢着，今日有一奇事，待我弄来你们看看。”诸友不解其故，忙问道：“荒郊野店，有什么奇事？不如莫管闲事，赶路要紧呢！”海瑞道：“列位有所不知，这里张家寡妇有一女儿，被野鬼王小三作祟，大索祭祀。本坊土地，反与鬼通同扰搅，你道奇么？”诸友问道：“你怎的知道？”海瑞便将夜闻鬼言备细告知，但不说鬼称自己是少保。诸友听了，各各惊异，况且都是少年，未免好事，各人都怂恿海瑞，要看他怎么处置那土地。海瑞便向店主人问明，哪里是土地庙并张家的住址。用了早饭，便望着那土地庙而来。正是：正气能驱魅，无私可服神。毕竟海公到了那里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 注释 ·

①悚(sǒng)然：害怕的样子。②繆：姓。③稔(rěn)悉：熟悉。④倏(shū)忽：很快地，忽然。⑤啖(dàn)：咬。⑥詈(lì)：骂。⑦禳(ráng)鬼：祈祷消除灾殃、去邪除恶之祭。

## 第二回

# 张寡妇招婿酬恩

诗曰：

三生石上旧姻缘，萍水朱陈百载坚。信是嫦娥先有意，广寒<sup>①</sup>已赠一枝先。

却说海瑞在旅店，因先夜闻得众鬼说那土地不公，纵容野鬼王小三在张家搅扰，图其祭祀饮食的话，遂忙用早膳<sup>②</sup>，携着诸友，取路先来至那土地庙。只见那庙是靠着路旁的，高不满三尺，阔才二尺，上塑神像。惟是香烟冷落，庙内的蛛丝张满，有一张尺余高的桌案，尘积寸许。众人见了，不觉大笑曰：“如此荒凉冷落，怪不得他要收受贿赂。不然，十载都没有一炷香烟！”海瑞听了，不胜大怒，便指着那神像骂道：“何物邪神，胆敢凭陵作祟，肆虐村民！今日我海瑞却要与你分割个是非。为神者，正直聪明，为民捍卫殃难，赏善罚恶，庶不愧享受万民香烟。何乃不循天理，只顾贪婪？既不能为民造福，倒也罢了；怎么却与野鬼串通，魅人闺秀，走石扬砂，百般怪祟，唬吓妇女，索诈楮帛、祭食？此上天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吾海瑞生平忠正侠直，午夜扪心，对天无愧，羞见这等野鬼邪神！”遂以手指着，喝声：“还不服罪！”话尚未毕，那泥塑的神像一声响亮，竟自跌将下来，打得个粉碎。众人见了，哈哈大笑。内中一人道：“虽然土地不合，到底是个神像。今海兄如此冒渎<sup>③</sup>，故神怒示警，竟将本身显圣。海兄总当赔个不是才好呢！”海瑞听了怒道：“你们亦是这般糊涂，怎么还不替我将这鸟庙拆了，反来左袒？真是岂有此理！”众人看见海瑞作色，乃道：“海兄正直无私，即此鬼神亦当钦服。如今既已示辱于神，这就算了事。我们还是到张家去走遭，看是怎的。”海瑞道：“如此才是正理呢。”一行人远离了土地庙，赶路望着张家村而来。话分两头，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家村离大路不远，村中二百余家都是姓张的。那被魔的女子，就是张寡妇的女儿，年方一十六岁，名唤宫花。生得如花似玉，知书识礼，又兼孝顺。其父名张芝，曾举孝廉，出仕做过一任通判。后来因为倭寇<sup>④</sup>作乱，死于军前。夫人温氏，携着这位小姐，从十岁守节至

今。事因三月清明，母女上山扫墓，岂料中途遇了这野鬼王小三，欺她孤寡，跟随到家，欲求祭祀。是夜宫花睡在床中，忽见一人披发吐舌，向他索食。宫花吓得魂不附体，大喊起来。那野鬼即便作祟，弄得宫花浑身发热，头昏眼花，乱骂乱笑，吓得张夫人不知所措。请医诊治，俱言无病，系为祟所侵。夫人慌了，想道：此病定是因上坟而起。细细访之，始知路旁有一土地庙宇。想道：山野坟墓之鬼，必为土地所辖。便具疏到土地庙中祷告，求神驱逐。祭毕回家，谁知宫花愈加狂暴，口中乱骂道：“何物温氏，胆敢混向土地庙处告我？我是奉了玉旨救命来的，只因你们旧日在任时曾许过愿心，至今未酬。上帝最怒的是欺诳鬼神，故此特差我来索取。你若好好地设祭就罢，否则立取你等之命去见上帝。”张夫人听了，自思往时自己却不曾许过什么心愿，女儿年幼，是不必说的。就是老爷在日，忠直居心，爱民若子，又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且平日不喜求神许愿的，怎么说有这个旧愿？自古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是小事，就祭祀与他，亦不费得什么大钱财，只要女儿病愈就是了。乃向宫花道：“既是我家曾经许愿，年深日久，一旦忘了，故劳尊神降临。今知罪咎，即择吉日，虔具祭仪酬还。伏乞尊神释放小女元神复体，则氏合家顶祝于无既矣。”只见宫花点头应道：“你们既知罪戾也罢。后日黄道良辰，至晚可具楮镪品物还愿罢了。”温氏唯唯答应。至期，即吩咐家人买备祭品香烛之类，到了点烛的时候，虔诚拜祭一番。只见那宫花便作喜悦色说道：“虽然具祭，只是太薄歉了，可再具丰盛的来。明日三更，吾即复旨去也。”温氏又只得应承。这一夜宫花却也略见安静些。

次日，夫人正要吩咐家人再去备办祭品，只见宫花双眉紧皱，十分惊慌的模样，在床上蹲伏不安，口中喃喃不知何语。夫人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家人来说道：“外面有一位秀才，自称海瑞，能驱邪逐魅。路过于此，知我家小姐中了邪魔，如今要来收妖呢！”夫人听了，半信半疑，只得令家人请进。少顷，海瑞领着那几个朋友一齐来到大厅，两旁坐下。张夫人出来见了众人，见过了礼，便问道：“哪一位是海秀才呢？”众人便指着海瑞道：“这位便是。”张夫人便将海瑞一看，只见他年纪最轻，心中有几分不信，便问道：“海相公有什么妙术，能驱妖魅？何以知道小女着祟？请道其详。”海瑞道：“因昨夜旅店听得有几个鬼，私自在那里讲本坊土地故纵野鬼作祟索祭的话，故此前来驱逐妖魅。”张夫人听了好生惊异，心中却也欢喜，说道：“小女倘得海相公驱魔，病得痊愈，不敢有忘大德。”便吩咐家人备酒。海瑞急止之曰：“不必费心破钞，我们原是为一点好意而来，非图饮食者也。”再三推让。张夫人道：“列位休嫌简慢，老身不过薄具三杯家酿，少壮列位威气而已。”海瑞见他如此真诚，便说道：“既蒙夫人赐饮，自古道‘恭敬不如从命’，只得愧领了。但是不必过费，我们才得安心。”张夫人便令家人摆了酒菜，就在大厅上坐下。邻居的堂叔张元，前来相陪。

海瑞等在厅上欢饮，张夫人便进女儿房中来。只见宫花比前夜大不相同，却似好时一般。见了夫人进来，便以手指着榻下的一个大瓦罐，复以两手作鬼入罐内的形状。夫人已解其意，即时出到厅上，对众人说知。海瑞便道：“是了，这个邪鬼知道我们前来，无处躲避，故此走入罐内。可即将罐口封了，那时还怕他走到哪里去？”众人齐声道：“有理！”于是夫人引导来到绣房，小姐回避入帐后。海瑞便问：“罐在何处？”夫人令侍婢去拿，只见侍婢再三掇不起来，说道：“好奇怪，这是个空罐，怎么这样沉重？”海瑞道：“你且走开，待我去拿。”便走近榻前，俯着身子，一手拿了出来，并不见沉重。笑道：“莫非走了么？”众人说道：“不是不是，他既走得去早就走了，又何必入罐？自古道‘鬼计多端’，故此轻飘飘的，想哄我们是真呢。”海瑞道：“且不管他，只是封了就是。”遂令人取过笔墨，先用湿泥封了罐口，后用一副纸皮贴在泥头之上。海瑞亲自用笔写着几个字道：“永远封禁，不得复出。海瑞笔亲封。”写毕，令人将罐拿了出去，在山脚下埋了。张夫人一如所教，千恩万谢。张元便让众人复出厅前饮酒。

夫人便私问宫花道：“适问你见什么来？”小姐道：“只见那披发的恶鬼慌慌张张地自言自语道：‘怎么海少保来了？’左顾右盼，似无处藏躲之状。忽然欢喜，望榻下的罐子，将身摇了几摇，竟把身子缩小了，钻在罐内。孩儿就精神爽快了。故此母亲进来，不敢大声说出，恐怕他走了，又来作祟。适间哪位是海少保？他有何法术，鬼竟怕他呢？”夫人听了，心中大



喜：“他乃是一个秀才，鬼竟称他为少保，想必此人日后大贵。”忖思女儿的命是他救活的，无可为报，不如就将宫花许配与他为妻。我膝下有这样的半子，尽可毕此余生了。于是便将海瑞听见群鬼之言，方知你的病源，故此特来相救的话说了一遍。宫花听了叹道：“如此好人，世上难得。况兼又有少保的禄命，不知他父母几多年纪，才得这个儿子呢？”夫人道：“吾儿性命，都亏相公救活的，无可为报，吾意欲将你许配这海恩人为妻。我家得了这样女婿，亦足依靠，光耀门闾<sup>⑦</sup>。二则你身有所靠，不枉你的才貌，你心下如何，可否应允？”宫花听了，不觉涨红了脸，低头不语。夫人知她心允，便着人请了张元进来，细将己意告知，并乞张元说合。张元道：“此事虽好，惟是别府人氏，侄女嫁了他家去，未免要远渡重洋，甚是不便，如何是好？”夫人道：“女儿已心允了，便是我亦主意定了。烦叔叔一说，就感激不尽了。”

张元听说，便欣然应诺。走到前边，对着海瑞谢了收鬼之恩，然后对着众人说知夫人要将宫花许配海瑞之意。海瑞起立谢道：“岂有此理。小姐乃是千金之体，小生何敢仰扳<sup>⑧</sup>！况小生是为好意，仗义而来，今一旦坦腹东床<sup>⑨</sup>，怎免外人物议？这决使不得的。烦老先生善为我辞可也！”说罢，便欲起身告辞。张元道：“海兄且少屈一刻，老朽复有话说。”海瑞只得复坐下，便又问道：“老先生有何见教？”张元道：“相公年纪恰与舍侄女差不多，况又未曾订亲。今舍侄女既蒙救命之恩，天高地厚，家嫂无可酬报的，要将侄女作配，亦稍尽酬谢之心。二者乃是终身大事，又不费海兄一丝半线的聘礼，何故见拒如此？想必相公嫌我们寒微，故低昂不合，是以却拒。”海瑞听说，忙答道：“岂敢！区区之事，莫<sup>⑩</sup>足言恩？瑞乃一介贫儒，家居遥远，敢累千金之体耶？故不敢妄攀，实非见弃，惟祈老先生谅之。”张元复又再三央恳。众人见了，也替张元代说道：“海兄何必拘执至此？夫人既有此意，理当顺从才是呢！”海瑞道：“非弟不肯，但是婚姻大事，自有高堂主张，非弟可得而主之也，故不敢自专。倘蒙夫人不弃，又叨张老先生谆谆<sup>⑪</sup>教谕，敢不听从。但是未曾禀命高堂，不敢自主，以增不孝之罪。尚容归禀，徐徐商议可也。”张元听了这话，知他坚执不从，只得进内对夫人说知。夫人笑道：“叔叔可问他们现寓何处，店名什么，吾自有妙计，包管叫他应允就是。”张元乃出来陪着众人，问道：“列位今在谁店作寓？”众人道：“现在张小乙店中，暂宿一夜，明早即欲起程。因有尊府之事，故而迟延。明日定必起程。”说完，海瑞决意告辞。张元只得相送出门，屡称感谢。海瑞称谢，与众人回店中去了。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结下来。毕竟海瑞后来能否与张氏宫花成亲，且听下回分解。

#### · 注释 ·

①广寒：广寒宫，即月亮。②早膳：早饭。③冒渎（dú）：冒犯亵渎。④倭寇：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⑤罪戾（lì）：罪过。⑥楮镪（chǔ qiāng）：祭供时焚化用的纸钱。镪，钱贯，引申为钱。⑦门闾：闾，里巷的门。⑧仰扳：高攀。指同地位、名望高于自己的人结交或联姻。⑨坦腹东床：女婿的美称。⑩莫：哪里。⑪谆（zhūn）谆：形容诚恳教导。

### 第三回

## 喜中雀屏反悲失路

却说海瑞与众人回到旅店，诸友皆言这头亲事应该允诺才是，如此美缘，怎么失之交臂？海瑞但笑而不言。暂且按下不表。